

他运用白粉颜料的技巧更是一绝，既通透空灵，又极具现代感，仔细欣赏其笔触，则又可以看出印象派色彩的运用与古老敦煌壁画重彩的影响，古今中外，融为一体。

“当我6岁开始学画后，就有热烈的愿望，想将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。后来在欧洲留学的年代里，在四处奔波的战乱中，仍不时回忆起家乡片片的浮云、清清的小溪、远远的松林和屋旁的翠竹。我感到万物在生长，在颤动。当然，我一生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童年的梦想，不单单是青年时代理想的实现。记得很久以前，傅雷先生说我对艺术的追求有如当年我祖父雕刻石头的精神。现在，我已活到我祖父的年岁了，虽不敢说是像他一样的勤劳，但也从未无故放下画笔，永远描写出我的感受。”这是林风眠生前最后一次开自己的创作回顾展时亲笔撰写的序言，回望自己的一生，他不禁感慨，“我像斯芬克斯，坐在沙漠里，伟大的时代一个个过去了，我依然不动”。

吴冠中：丹青负我，我负丹青

与林风眠先生“一箪食、一瓢饮、在陋巷”的方式不同，吴冠中先生则是横站在中西绘画的十字街头，充满激情地展开他的先锋实践。与恩师一样，深埋吴冠中心底的始终是东方情结。他的现代主义绘画立场，形成于杭州艺专求学时期，这是林风眠、吴大羽的传统。1947年，他到巴黎留学三年，大量接触现代艺

吴冠中《都市之恋》。



术，所喜欢的是塞尚之类的画家。留法期间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：“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，不在巴黎，不在大师们的画室；在祖国，在故乡，在家园，在自己的心底。”最终，与老师林风眠一样，他选择回到祖国。此次展出的素描作品《旅途》，便是他在归国途中所作修女画作。

吴冠中曾在《苦瓜家园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谁也没有选择投胎的自由，苦瓜藤上结的是苦瓜籽……苦，永远缠绕着我，渗入心田……我这个苦瓜，只能结在苦藤上，只有黄土地的养料适合我生长。”熟悉其作品的人不难发现，在吴冠中的自况中，“苦”字时时闪现。这不只是人生际遇之苦，而且是一种苦之美学，苦之抒情之学。1950年，31岁的吴冠中自欧洲回国，此后，他始终致力于直面自然的写生中，探索中国人心中的绘画世界，以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推动油画的本土化，虽历经坎坷处处碰壁，却初心不改，九死不悔。

回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由于艺术理念的不同，他面临人生低谷。但仍以农民儿子的倔强，坚守中西融汇、双向出击的探觅。他一方面不停写生，不停写山水、写生活——西南的梯田、江南的水乡、北地的苍松、漠地的塔林、大江的山城，青岛的红色屋顶，都被他的笔质朴呈现，真诚表达。另一方面，当他回到北京、回到小四合院的陋室，他铺起铺盖，在透风的壁墙之中，在床板上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的写生。时事的迁变，生活的困境，他全然忘却。只身斗室，向中国画和油画创作的陋习定见宣战。在林风眠先生以“避”的方式来护体存身时，吴冠中先生立足写生、兴发写意，主动“迎”向时代的炼场，不断尝试在油画中融入中国意境和民族审美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他创作了大量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油画，《瓜藤》《硕果》《庭院小景》《滨海城市》等融入了清新时代之风的新油画作品，为成熟期创作的到来，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吴冠中曾经说自己是吃东西两家饭长大的，既吃过中国的茶饭，也喝过西方的咖啡，最后都要消化在创造的肚肠里。与林风眠殊异，他东寻西觅，寻寻觅觅，战线拉得很长。在中国水墨绘色方面，他力求出新，涂鸦挥洒，追求时代性；在油画等艺术形式上，他又戮力创造民族特色，图写生活，追求民族性。通过“油画民族化”与“国画现代化”，吴冠中追求融通中西，交互滋养，以建构起两种形式本身缺少的东西，来实现他的中西融汇的理想。特别是对于色彩、构图、意境、东西方绘画材料等所进行的深入研究，显示了他对东西方艺术所采取的理性态度和深刻理解、反省。